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 第七回 得音書功成名就 樂心情倚翠偎紅

一年一度春光好，對此韶華，莫惜金樽倒。春去春來休任老，落花滿地須自掃。 富貴榮華憑計較，十二金釵，自有無窮妙！百萬賊都自退了，溫柔鄉裡無煩惱。

卻說文華聽見柏自成差人送信回來，究不知是否好音，故心中突突地跳個不住。所有一切閒話也不暇與鳳月二個細談，只說我們今日有要緊的事，明日不論什麼時候再來罷，說罷立起身來就走。懋卿見了，只得同木偶成一齊隨出來。那鳳月兩人，即忙送至樓梯，一再叮囑明日不可失約。文華因心中有事，一面答應，一面已走得遠了。

俗話說的，事不關心，關心則亂，故此比去的時候走的更覺急速。懋卿同木偶成也是緊緊跟隨，仍從原路兜抄回去。不一時已至花園門首，見園門虛掩、忙忙的推了進去。早有家人們接著，便一直的領他到書房而來，文華已覺得氣喘噓噓。方才坐定，只見那童兒已跟著懋卿並木偶成趕到，也不暇講別的話，就叫那童兒快去取信來看。童兒忙趕出去，將信取至呈上，文華接在手中一看，見信面上寫的是緊要密稟，忙將那稟函拆開，從頭至尾細細看了，不覺喜從天降，方把心上一塊石頭放下。又對懋卿使個眼色道：「少停將來稟呈閱，愚兄還有要話相商。」懋卿已知其意，忙對木偶成道：「你且到裡面見見你姊姊去，我叫童兒送你進去可好？」木偶成答應了，即跟著童兒進去，不提。

懋卿又吩咐家人們道：「你們也不必在此伺候，有事再來喚你們便了。」家人等答應一聲，隨即退出這書房，裡面只存文華同懋卿兩人。文華四顧無人，方對懋卿道：「喜得大事已成，只是尚須銀款，這卻要恐賢弟周全。」說畢便將那來稟遞與懋卿道：「賢弟且請一觀。」懋卿接過來細細地看完了，亦覺欣喜不勝道：「恭喜大哥，賀喜大哥，這柏自成果然能乾，不枉大哥提拔他一場，既然大事成就，小弟當得效勞，三日之內即當措齊奉繳。」

看官可知道他兩人這等歡喜，懋卿又說一力承當的話，究竟那稟帖上什麼寫法呢？原來稟帖上寫的是：

末將柏自成謹稟元帥麾下：末將奉諭前往，幸不辱命，惟兩處須要二百萬之數。恐帥爺懸念，故特先行奉稟，乞即早為籌措，以免臨時侷促。所有一切細情，容俟末將回來時面稟。

所以文華與懋卿看了，覺得異常欣喜，大贊柏自成能乾，這且慢表。

再說文華見懋卿允了，即過來深深作揖的謝了又謝。懋卿忙還禮道：「自己兄弟，有什麼謝？只要大哥成功便是，小弟也討光不盡了。」兩人又密密地商議了一回，方把那送書來的人著家人喚進，仔細地問了一遍，方知道這個人也是柏自成的舊日心腹，往年跟隨汪、陳、徐等三人下海，因見柏自成到那裡去，就將他連幾個小軍撥去伺候的。故此柏自成今日就差他來，以慰文華之心。文華問了一切，對他說：「我也不寫回書了，煩你寄語柏將軍，說本帥照書而行，決不擔誤的。叫他早日回來說是。」說畢便命人賞他二兩白銀，領去外廂酒飯。那人隨即磕了一個頭，謝了賞，跟著家人出去吃他的酒飯，少停回去，不表。

再說文華見懋卿答應了，二百萬銀兩三日即可措繳，以為正事已畢，又要想著方才的樂事來。又與懋卿說，明日一定再往，此刻先把惹人憐、動人心兩個叫出來陪伴，以續未盡的餘歡。遂與懋卿兩人，將方才客商的衣服換去，照常打扮，然後著人叫她兩個出來。童兒等聽著，早有一個獻勤的童兒，飛也似地叫去了。此時已有成刻光景，惹人憐、動人心兩個，已在裡邊心裡異常憤恨，總不見有人來叫。此時聽得說兩個大人已回來了，叫她們快去伺候，因此忙忙帶著侍兒，急急地趕出來。

一進書房便一齊地笑道：「你們好頑呀，怎麼去了這時候，竟是把我們忘記了？她家兩位姊妹的相貌，必定是沉魚落雁，閉月羞花的了。我想她們的身段又俏，侍奉又好，說話兒又多情，聲音兒又清脆，不比我們鄉下人，面貌又醜陋，伏侍又不會，說話又呆笨，手口又生疏，極其討人厭的，倒不如放我們回去，省得在此做人家的眼中釘肉中刺，也好讓她們兩個來爽爽快快的陪伴。」懋卿聽見笑道：「倒不曉得你們兩個的嘴頭子這般厲害的，這個米湯也算灌得足了，將就些罷。」文華連忙立起，陪著笑臉上前將兩個雪白的嫩手捏住，連連陪罪道：「都是我的不是，你兩休要生氣。你說我把你兩人忘記，這卻不對了。我若然忘記你們，今日就睡在她家也不回來的了。你兩個不要慌，我還有個一箭雙雕的法子，昨日沒有使出來，今晚把你兩個試他一試，這怕你兩個就要叫救命呢。」惹人憐笑道：「也不過是個銀樣蠟槍頭，希什麼罕，哪個來怕你？不要在嘴上說這體面話兒。」動人心忙笑笑地接口道：「此刻且讓他說嘴，等他做出那到門貼子的醜態來，那時我們然後問他，看還是他叫救命，還是我們叫救命？只怕還要把免戰牌高挑出來哩。」

文華被她兩個你一句我一句地說得無言可對，只是迷迷地笑拉住了兩個滿身的亂摸。懋卿哈哈大笑道：「不知大哥昨夜怎麼的出丑，今日被她兩個這般的說法？我倒有些疑惑，難道真個是這般的麼？」文華笑道：「休聽她兩個的話。」便回頭對自己的家人道：「我前時用的妙藥可曾帶來？」家人忙過來道：「恐怕爺要用這個，故特特的帶來，現在官箱裡頭。停回小的去揀出來就是了。」文華道：「你們可聽見麼？我這個藥的名目叫金槍不倒丸，停回服了下去，就夠你兩個的受用了。」惹人憐、動人心兩個笑道：「我已早知你的手段，任憑什麼法子使出來，都不在心上。」文華道：「口說無憑，做出來你兩個就曉得了。那時你們若不討饒，就把你兩個弄得半死！」

兩個人剛欲接言，忽地裡聽得裡面沸反盈天，一片聲地嚷出來，隱隱又聞有男子大哭之聲，卻聽不出是何人之聲。又聽得有婢女吵嚷之聲，又象把人追趕之聲，一時間男聲、女聲、叫罵聲、腳步聲，那裡還聽得明白？漸漸的許多聲音近書房而來。

文華同懋卿兩人不覺大驚，慌忙立起身來，方欲走出書房，到外面去一看，驀地看見書房門簾一動，一個人兩隻手捧了臉大哭的奔進來。倒覺一呆，忙定睛細看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卻就是那呆子木偶成。懋卿忙問：「你在裡邊與誰人拌嘴，怎麼這許大的年紀，還像小孩子一般，還不與我坐下？」木偶成見懋卿埋怨他，方住了哭聲，只見還有許多男僕女婢，在那書房門前指手划腳地低聲講話，也有笑的，也有歎氣的，看木偶成時雖已住了哭聲，卻還是嗚嗚咽咽的似淚人兒一般，在那裡似乎受了大大委屈地模樣。懋卿忙把書房外面的人喝退，緊緊問木偶成道：「你倒底受了什麼委屈，就這樣的哭泣？快快告訴與我，待我替你出頭。」文華道：「是呀木賢弟，快些說出來，那怕天大的事，自有你令親與你出頭，不妨事的。」木偶成聽了，方把眼淚揩淨，然後對懋卿說：「你還要問我哩，都是你的不好。」懋卿詫異道：「怎麼倒是我的不好呢？我倒不明白了，快些講。」

木偶成剛欲說出來，只見家人已將酒席擺好在外間一室內，來請入席。文華隨同著惹人憐、動人心兩個先走，懋卿只得也拉著木偶成一同到那裡去吃酒。此時好得時候已是不早，師爺們都已吃過晚膳的了，故而並不去相請，席中就只有他男女五人。文華同懋卿、木偶成已吃飽，此時不過陪著惹人憐、動人心兩個，略略吃些而已。

及至入席之後，懋卿因急欲問木偶成的話，故吃了一口酒，就問道：「木賢弟方才你說是愚兄不好，究竟怎麼事情呢？」木偶成道：「不是我定要說你不好，只是方才你在那裡說過，表姊是不妨同她頑耍的，因是我與她們不甚相熟，故此不敢同她們去玩。回來時你說叫我見表姊去，我一想這個表姊卻是與我素來熟識的，進去同她講了一番的說話，也學你們與我表姊說了幾句頑話，又把手伸到袖子裡去摸她一摸，不料我的表姊竟與你們的表姊大不相同，反把我重重的打了兩個巴掌，打得我眼睛裡面出火、牙齒裡面出血，還要叫丫環們把我拿住，說要大大地把我再打一頓。因此我急了，只得逃了出來。不道她們還要狠命地追出來，幾乎把我跌一交。你道有這個情理麼？」

懋卿不等他說完，早已羞得面紅過耳，及至聽他說完了，不覺勃然大怒道：「打得好打得好！你這畜生倫常都不曉得，還能算個人麼？不是看你素日是個呆子，今日我就要把你打個半死，還想坐在這裡麼？」木偶成聽見不是個話頭，更覺著滿抑鬱無處發洩，摸摸臉上，又像吃了生薑的模樣，還覺著有些痛。因此心中覺得更為難過，不覺地又大哭起來。偷眼看看懋卿，還是鐵青的面

孔在那裡生氣。文華看得覺道不雅相，又不好笑，只得立起身來將他兩個勸開，又叫家人領木偶成出去睡覺。然後再把說話向懋卿苦勸，懋卿方漸漸的把氣平了下來。惹人憐、動人心兩個，忙一個執壺，一個取了一隻酒杯，也不叫侍兒送去，竟是姊妹兩個自己笑吟吟地走到懋卿身邊來道：「鄢大人休要生氣，我們兩個特來奉敬你老人家一杯酒，消消氣。這個原是呆子，不要理他。我們且說玩話吧。」此時懋卿面上方覺有些笑意，說道：「生受你了。」即便接過杯酒一飲而盡。雖是如此，其中終覺有些不快，仍舊悶悶的。

文華見了也覺似無精打采，況因方才吵鬧擔擱時候，此刻已是不早，忙對懋卿道：「賢弟你去睡吧，愚兄也要去睡了。」懋卿道：「大哥盡管請便，小弟本要進去看看，明日會了說吧。」便叫侍兒掌燈，將文華等三人送進房去，自己也就進內，到了裡邊與夫人自有一番說話，也不必細表。

且說文華同著惹人憐、動人心，兩個侍兒照著燈，仍到那碧紗廚內而去。早有家人們伺候，在半路暗將那藥丸遞過。文華接在手中。也不多言，暗暗地含在口中。到了那碧紗廚內，就吩咐侍兒們出去，把紗廚的門兒關上。好得這兩個已在裡邊淨過手面，不必再行囉嗦，此時不過上上淨桶而已。

不一時卸妝已畢，即與文華同上牙牀。今夜比昨夜更是不同，果然通宵鏖戰，有進無退。不要說一箭雙雕的法子弄個爽快，就是那春意上三十六件妙用，七十二莊景致，幾乎被文華件件做到。直弄至金雞三唱，還不肯罷手。兩個起初還是十分興頭，盡他狂弄，後來竟被他抽送得水漓全無，方才苦苦求饒。文華道：「如今可還要嘴硬麼？」惹人憐道：「難道你真果吃了春藥不成？就這般的厲害，幾乎被你弄死？」動人心道：「那是不算的，你不過仗那春藥將我們欺侮罷了！你還能清拳鐵臂地與我們弄麼？」文華道：「我原曉得你是耐戰的，若還不信，我再來與你試試如何？」動人心忙道：「天將要亮了，你還是這等高興，倘被人聽見了，有什麼意思呢？」文華聽了方笑了一笑，摟住了兩個睡覺，直至午刻方才起身，不表。

且說鄢懋卿自從進內之後，一則心中煩悶，二則酒已吃得過多，與夫人說了幾句不好聽的話，即便上牀而睡。至次晨起來了，想著昨日允許文華的事，故此趕緊梳洗畢後，即忙來到外面書房，命人去請揚州府同江都縣到來商議。府縣等一聞運使相請，不知有何事情，因此不約而同的大家隨即打道乘轎而來。及至到了運使衙門，早有懋卿的家人在外伺候，一見府縣等來了，即忙引進書房與懋卿相見。禮畢略敘寒暄，懋卿道：「無事呢，不敢相請。今日因有要事面議，是以奉屈。」那揚州府同江都縣兩個連忙躬身答道：「請教大人鈞諭，卑職等洗耳恭聽。」懋卿道：「昨日有趙大人的探子回來稟報，說島寇因蘇常不能得志，曉得這裡是個繁華地方，將於不日前來撲犯。不知貴府貴縣等有何妙計，務望早早賜教！」

原來這個揚州府同江都縣雖均是兩榜出身，卻都是個膽怯的人，一聽此言，早已嚇得尿屁直流，道：「卑職等均是書生，武事素不諳練，一切還要求大人與趙老元戎出一退兵之計方好。否則島寇到來，我們將何抵禦呢？」懋卿道：「昨已與趙大人商酌過的，他說妙計雖有，只怕你們不肯依他。」那府縣齊聲道：「只要退得島兵，卑職等敢不遵依？請問大人計將安出！」懋卿道：「昨聽趙大人說，島寇此來無非為著金銀財寶，土地非其所欲，若能多將銀兩犒賞他們，遣人與他講和，他們一定歡喜。惟此款無著，須得貴府貴縣等代為籌措，庶幾大事可成。」府縣道：「這個計較真是陳平六出的奇謀，人所難及。但不知要多少銀兩，方能濟事？」懋卿道：「少了也不夠用，據趙大人說，須得二百萬銀兩，所以我想大家公湊些出來，樂得不見刀兵之事。貴府貴縣諒著自己力量，盡力些就是了。」

府縣等低頭一想，便也不差，好得都是庸懦之輩，故識見卻也一般無二。當下想了一回，遂即回言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兩人為首，就在明日約齊各同寅商議，大約五六十萬銀兩尚可巴結。」懋卿道：「足見貴府貴縣忠心為國，既有此數，此事就好辦了。我也並不苛求，除外的待我再行籌劃便了。」府縣連忙打一躬道：「足見大人體諒，卑職等就此告退，兩日之後即當如數解上，望大人弗慮。」懋卿又把文華贊他們的說話假意的說了幾句，說此番趙大人回京後，定必從重保薦。府縣道：「這仗大人的吹噓，趙老元戎的栽培，卑職等何幸，得蒙垂青，皆大人之所賜也。」說畢便一齊辭了出來，自去商量攢湊銀兩，也不必再提。

兜轉身來，再說懋卿見府縣應了六十萬兩，心中暗暗歡喜。又著人去把眾鹽商請來，也是照前的一番說話，定要他們公同報效一百萬銀兩。眾鹽商無可如何，只得答應。幸得揚州的鹽商都是大大的富翁，各要自保身家，容易攢湊，也限了三日繳進，然後讓他們出去。懋卿一想，已有一百六十萬之數，自己只須再湊四十萬兩便可成事，因此心中歡喜之至，遂望裡面走去。剛到書房門首，已聽得文華同惹人憐、動人心兩個在書房裡面說笑，遂即跨進裡面。文華見了問道：「賢弟到那裡去的？怎麼這會子不見？」懋卿道：「就是昨日大哥吩咐的事，小弟今日一早就同這裡府縣并鹽商酌議，幸得均已允許，餘少銀兩，小弟自當一力承管，大哥可以無慮的了。」文華聽了大喜，深深致謝。

果然三日之內，各官員及鹽商等已將銀兩陸續交進。文華就托懋卿代他收藏，專等柏自成回來，再作道理。後又命人將白銀二千兩送到陳家，交與鳳娥之假母，自此以後日則與鳳、月二人快樂，夜則與惹人憐、動人心兩個玩耍，真是朝朝筵席，夜夜元宵，說不盡無窮的豪興。一日文華正與懋卿等人飲酒歡呼之際，忽然見自己的心腹家人腳步倉皇地趕進來，向文華附耳說了幾句。文華不覺大喜道：「他既回來了，快些叫他進來，我有話問他。」

看官你道這個是什麼人？文華如此要緊！原來就是文華命至島營去的那個奸刁百出的柏自成。文華已等了他許久，今見回來，自然要急欲一見的了。當下柏自成跟著家人走向裡面而來，一見文華便搶一步上首參見，稟道：「末將前奉將令，那事幸未辱命，因恐帥爺掛念，是以先行差人稟達。今特回來請示。」文華忙立起道：「可喜將軍克成大功，且隨本帥進來細細一談。」說罷即向書房裡面一間密室走去。柏自成也知道有人在此不便細說，隨即跟進裡面一看，果然好一間密室。

文華即命柏自成一同坐下，細細根問，柏自成遂將細底根由一一稟上道：「末將到得那裡，幸托帥爺福庇，將汪徐陳三人以利害說之，彼等亦感激涕零，深感帥爺威德，次日即同往見島酋。末將再三陳說，那知島酋一定不肯罷兵，說定要與帥爺決個雌雄，方可議和，否則萬萬不能。那時幸有汪陳徐三人再三相勸，島酋始肯允從，說既然如此，須得送他五百萬銀兩，交割後，即時退兵。末將因想如此巨款，哪裡去弄？只得又再三相懇汪、陳、徐三人，求他代為設法，與島酋講了數日，方得減至二百萬之數，當時島酋又對汪、陳、徐三人說，即在此項內每人賞銀十萬，又說如若此數短了分毫，你們只管統兵來戰，那時看誰勝誰敗。末將見他說得這般斬釘削鐵，諒難再減，是以無奈允從。未識帥爺意下如何？」文華道：「講到這個數目，自非容易，卻也難為將軍了。前日本帥接到將軍來稟之後，已與這裡鄢大人商酌，蒙其一諾無辭，故此二百萬之數早已蒙他設法備就。但不知何時交割？」柏自成道：「交割之期末將已與他們約定，叫汪、陳、徐等帶兵假作到來接戰，到揚子江來取。那時帥爺只消命心腹人，將銀兩分數裝船，聯為一排，末將充作先鋒，督帶著去，假與交戰，就將船只交割與他。然後帥爺統兵殺上，他們自然假作慌張逃遁而去。這個計較是末將在那邊所定，已與他們言明，他們亦深以為然。又怕末將生疑，即折箭為誓，各取一半，今特帶回呈覽。」說畢便從身邊取出，雙手送上。

文華接來細細的看了一看，果無錯誤，遂即藏於袖內，少停自去藏好，不提。又囑柏自成且自回營養息，趕即派人探聽，倘他們到來，即時報我知道，以便照計行事。說畢又領柏自成去見懋卿，好得懋卿與他無所統屬，亦不過將柏自成略略稱贊幾句，也就完了。柏自成見有女人在座，也知在此不便，隨即辭了出來，一迳出城，叫人引路到自己的營內而去，不表。再說文華將所聽柏自成一切之言，細細地告訴了懋卿一遍，均各得意之至。以為不消張弓支箭，島寇安然肯退，不過費去二百萬銀兩，也不算多，又不消盡是自己拿出，將來論功升賞起來，倒是大大的功勞。因此大家愈覺歡喜，日夜惟以花酒為事。鳳娥月娥那裡也時常去去，不過日間尋歡而已。夜間卻仍回來，專等此事定妥之後，即便專摺奏捷，班師回京。故此時正在空閒之際，樂得將一切樂事，暫快目前。

一日懋卿忽又想著一件極好頑的事情來。不知什麼樂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